

戰國疆域沿革考

鍾鳳年

戰國繼春秋後，七雄並峙，時君兼并之貪慾尤熾於曩昔，故軍役之頻繁，爭戰之酷烈，亦爲前所未有。既羣鑒於防禦之不容或疏，乃創置郡縣於內，以期易於統治；更築長城巨防於外，使之利於堅守。是以當時天下之形勢又大異於春秋，由國策史記之文察之，可以得其梗概焉。

當日地理區劃，無整個之記載；今所知者，僅皆因事以見名，無系統可言。其堙沒無聞者，實不知凡幾。而即此殘餘之陳迹，自古討論之者猶至尠。地名既變化無常，難作清晰之分次，遂至迄今無一較爲界劃精嚴之專著。

漢書地理志中，頗附戰國各地分，惟其文止粗具輪廓，無可深研。然舍此以外更無他篇，故言戰國疆域者必不能置而弗顧焉。其所列叙，又多龐雜，甚至畢嬴秦之世猶未開拓者亦復視等七雄舊疆，是直將漢武帝之新土與戰國相亂也。（班氏所舉戰國之地，盡代以西漢郡國名稱，此或因前代地域於時已無從詳考，或因避繁瑣之故，欲使人易辨當時經界，皆未可知，然地域界畫之廣袤不同，固難免於惑亂之譏矣。）又即戰國所應有，而度以當時遞嬗之跡，亦覺彼此參差，殊不一致。例如某地於始爲某國所據有，至垂亡或滅絕時方入秦者，班氏竟

奪此以與彼，而謂即是秦地，豈爲當乎！復有此國攘諸他方，而中絕其毗連之地，令人莫測其從何途以取得者。以有此病，故更有遺而不言何所屬者。設有人確據其說，總製一圖，將見境壤或重或闕，觸手乖離，而不相脗合矣。此皆班氏疏於審辨之失也。惟吾人猶當曲原之者，彼乃斷

代爲書，注重在漢，戰國特其牽連所及。彼蓋慮戰國遺痕久而益泯，爰補太史公所未備，以貽來者而已。今人於戰國地勢，所以尙有端倪可尋者，飲水思源，仍受班氏之賜也。

歷代考釋戰國之地者，率多零星之語，或見於注，或載於集，既非專著，自無通盤之條理。張琦之國策釋地，明是專著矣，而又惜失之太簡。秋子奇程恩澤之國策地名考，搜羅完盡，考證詳備矣，而又不免於龐雜，復有忽於文義而誤入他國，不應互見而載之兩國，及應互見而闕遺，元非地名而誤取之者（下文因地辨證，茲不舉例），故其病在貪多務得，擇焉不精。至於楊守敬之戰國疆域圖，既自顏以『戰國』矣，則舉凡戰國之地之可考者原當盡數錄入。又其叙文云，『史公所載，……似亦當附錄，以完戰國之

全』，則更當不限於國策。然而循名責實，其所圖者一依狄程之書而已，史記無與也。不特此也，於諸古地名，或得姓之地名，凡見於國策者轉悉採納，而不怪己書命名固與國策地名考有異，斷不容涉及題外者也。故楊氏之書，吾人據之以讀國策自可，若欲因之以明瞭尙可考見之戰國全境，則仍不適於用耳。

茲將戰國諸地之未見於國策者，舉據史記補入。更依各國歷世侯王之疆域盈縮，列以爲表。并擇其變遷較著之時期分繪輿圖，以見其變易之狀況。雖文獻鮮徵，綴輯久脫，必不能錙銖無遺，庶亦抱殘守缺之一道。斯世不乏識者，幸有以詔之！

今請先就史記所示，仍其舊序，加以討論；兼及策中所言之各國疆域焉。

秦

地理志曰，『秦地……自弘農故關以西，京兆，扶風，馮翊，北地，西河，上郡，安定，天水，隴西；南有巴，蜀，廣漢，犍爲，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又西南有牂柯，越巂，益州；皆宜屬焉。……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時攘之，初置四郡。……武都地雜氐，及犍爲，牂柯，越巂，皆西南

外夷，武帝初開置』。

按，此文所舉秦地，雖已有上郡而不及宜陽。依秦本紀，惠文前元十年，魏之上郡畢入秦；武王四年，取韓宜陽。是則班氏所指，殆惠文季年之疆域乎？茲仍沿漢郡縣名，爲分證其當否如下：

弘農故關

秦本紀，惠前十三年，『使張儀伐取陝（今河南陝縣）』，地在秦故關之東。又策史記張儀說齊，有『趙入朝澠池』之語；其說趙也，有『秦……一軍軍澠池』之語；其地更在陝東。是應自澠池（今河南縣）歷陝入故關以及京兆也。

京兆，扶風，馮翊

漢三輔於秦爲腹地，無待論證。

北地

秦本紀，惠後十年，『伐義渠，取二十五城』。後漢書西羌傳云，『平王之末，周遂陵遲，戎逼諸夏，……涇北有義渠之戎。……秦惠王伐義渠，取郁郅（漢屬北地郡）。……秦伐義渠，取徒經（漢屬西河郡）二十五城。及昭王，……至王赧四十三年（昭三十五年），……因起兵滅之，始置隴西，北地，上郡焉』。

元和郡縣志關內道三寧州下云，『……周時爲義渠戎國。至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小國來。……始皇分天下爲三十六郡，此爲北地郡，即義渠舊地也』。又慶州下云，『戰國時義渠戎國，……始皇時屬北地郡；按今州理即漢郡郿城也』。按青慶州自宋以後爲慶陽府。康熙陝西通志稱府（後隸甘肅）於春秋爲義渠，秦析其地爲北地郡。

緣上所引，可知義渠地亦甚大；秦惠所取既止郿郡及二十五城，蓋僅當漢北地郡之一部，因義渠於時尙未滅也。又『徒經』爲西河縣，亦以伐義渠而取，知其國境涉及漢西河郡之一部。

上郡

秦策一楚攻魏章云，『犀首戰威王，魏兵罷弊，恐畏秦，果獻西河之外』。秦策四楚魏戰於陘山章云，『魏效上洛於秦』。

史記匈奴傳云，『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魏有河西上郡。……惠王擊魏，魏盡入西河（此與漢西河郡有異，即吳起傳魏文侯以起爲西河守地，於漢爲左馮翊之東部）上郡於秦』。

魏世家襄六年（秦惠前九年）云，『魏伐楚，敗之陘山。七年，魏盡入上郡於秦』。

據上引策史之文，可知魏於陘山役後，即以河西之地

與秦。惟魏原有之地僅當漢上郡之一部，蓋從西羌傳中知義渠地有在上郡者；又別據策史考之，趙於上郡亦有其一部分之地也。其證如下：

（一）齊策五蘇秦說齊閔王章云，『昔者魏……拔郿郡，西圍定陽』。按元和郡縣志卷三謂延州門山縣本漢定陽縣地。國策地名考亦謂即在漢上郡者，位於今陝西宜川縣西北，或是。

（二）趙世家惠文三年（秦昭十一年）云，『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正義曰，『今延州膚施縣』。元和志於膚施縣下云，『本漢舊縣，屬上郡；趙武靈王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即其處也』。又謂本州之延長，及綏州之龍泉，延福，城平，大斌，別爲秦膚施地。此俱誤。案魏書地形志於幽州襄樂郡膚施縣下注云，『二漢屬上郡，晉罷，後復置』。隋書地理志於雕陰郡上縣下注云，『西魏置』。元和志於龍泉縣云，『秦膚施縣地，二漢同，後魏於此置上縣，取郡爲名。隋開皇三年，上縣屬綏州；大業三年，改綏州爲上州，又改爲雕陰郡上縣。……皇朝……天寶元年，改爲龍泉』。若延州之膚施縣，乃隋大業三年所新置，見地志延安府縣注。舊唐志亦云，『隋分豐林金門二縣置』。是則唐延州之膚施係隋所改置，焉有戰國時

事而乃預書此千餘年下立名之地者！故秦之膚施，自以在龍泉等縣爲合，因可以證正義等之必誤。此殆緣正義於魏世家業謂綏州爲秦魏之上郡地，遂不得不以延州之膚施隸諸趙，而不審今古之有異也。至於元和志之文，則又隨正義而誤者。

觀上策史之文，可知趙確有漢上郡之一部。唐龍泉爲今陝西綏德縣，於地勢已爲漢上郡之北境，定陽近於郡之南端，則二縣間地諒必悉爲趙有，則趙於昔實占有漢上郡之東部矣。魏所據地，似未踰洛水流域。正義曰鄜州爲魏地，據魏襄五年被秦敗於雕陰之文，地正在唐鄜州治北，所言當是。此外復以延州歸之。今考本州之延長，臨真，延川，延水，盡在門山之東北，斷非魏地所能至，魏地止宜有門山西北之豐林，金明，敷政，膚施，延昌諸近於洛水之地。至并言綏州同是魏地，亦恐誤。

西河

考漢西河郡所統三十六縣，舍驕虞，鶻澤，樂街，徒經，廣田，益蘭，宣武，饒，千章，廣衍，武車，方利，平陸，靛是，博陵，鹽官十六縣地闕，餘則西都，中陽，泉狼，蘭，離石，平周，穀羅，隰成，臨水，士軍十縣在今山西；圜陽，圜陰，鴻門，陰山四縣在今陝西；富昌，

平定，美稷，增山，大成，虎猛六縣在今綏遠河套內。

其在今山西地爲秦惠所取得者，魏世家襄十四年（秦惠前三年）云，『秦取我……平周』。趙世家武靈十年（秦惠後九年）云，『秦取我西都，中陽』。可考者僅上三縣。

他若蘭，離石，雖趙世家肅侯二十二年（惠前十年）云，

『秦取代，蘭，離石』，又武靈十一年（惠後十年）云，『秦拔我蘭』，而似俱未能據有。故周本紀王赧三十四年

（秦昭三十六年，趙惠文十八年）記蘇代語曰，『取直，離石，

祁，皆白起也』。同時趙世家云，『秦拔我石城』，蓋即

離石。呂氏春秋審應覽亦載趙惠文十餘年時萌離石入秦。

此並可證秦惠王時雖曾取之而實未能長有之也。

其在今陝綏二省者，宜先辨戰國時誰屬。按魏世家惠十九年（秦孝十年）云，『築長城，塞固陽』。正義曰，『固陽縣，漢舊縣也（今位於綏遠包頭縣北），在銀州銀城縣界。按魏築長城，自鄭濱洛，北達銀州至勝州固陽縣爲塞也』。

又於魏襄七年『魏盡入上郡於秦』下復曰『魏築長城，自

華州鄭縣以北，濱洛至慶州洛源縣白於山，即東北至勝州

固陽縣，東至河，上郡之地盡入秦』。（漢西河郡之在河西者，

乃分秦上郡而置；正義所言上郡，乃指秦時疆域。）如其說，是漢西

河郡之在今陝綏二省者幾悉爲魏有，與班志略符；惟不識

其有所本否？若據史記察之，其說不無可疑。茲證論如次：

史漢匈奴傳云，『秦昭王時……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秦滅六國，而始皇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按『河南地』即今河套內地，既拓自始皇，則昭襄所築之長城自必不能及其地。考康熙陝西通志云，神木縣於秦以前爲上郡之北境。疑神木左近之長城元爲昭王所築而始皇因之。不然，蒙恬於收得河南地後，胡爲僅臨河築塞，而在陝西之長城仍不出省境乎？秦人猶然，而謂魏人反能渡河而北抵固陽，豈事理之所許哉！

魏惠十九年塞固陽，是時爲秦孝公十年。其事，史公記於秦本紀孝王元年所附書魏長城文（此亦不在是時，說見下）之後。意者魏因惠十七年少梁入秦，無可據守，乃更於其北築城以禦之，有地適名固陽，而後已無考；正義不肯闕疑，爰傳會班說，強以漢朔陽當之，文致其詞，兼誤以魏先後所築長城係之於一時代也。

唐銀州即漢朔陽朔陰諸縣地，位於綏州之北，勝州之南。上文已論綏州於戰國宜爲趙地，元和志謂勝州舊乃趙境，則往昔銀州亦當隸彼。趙於秦昭初年既尚擁有河以西

地，是則秦惠文所攘當漢西河郡之地者，似仍不外前所舉之平周，西都，中陽，及取自義渠之徒經各地而已。孟堅以全郡歸之，恐誤。

安定

郡僅班志注云『武帝元鼎三年置』，武帝紀則無所見。元和志卷三於涇州原州並謂『春秋時屬秦，至始皇分……屬北地郡。漢分北地郡爲安定郡，即此是也』。康熙陝西通志云，『平涼府（後改隸甘肅），秦屬北地郡，漢析置安定郡』。

案春秋時秦已據有斯土，惠文之頃，不言可喻。

天水

秦本紀云，『非子……好馬及畜，善養息之。……周孝王……分土爲附庸，邑之秦』。集解引徐廣曰，『今天水隴西縣秦亭也』。

史漢匈奴傳云，『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

故自隴以西，有緄諸，緄戎，翟，獯之戎（漢地志天水郡有緄

諸道獯道二縣，是漢天水久爲秦隴西之一部），於是秦有隴西』。

水經渭水一，『其水北逕冀縣故城北』。酈注曰，『

秦武公十年伐冀戎，縣之；故天水郡治』。

元和志卷三十九隴右道秦州下亦云，『周孝王時，其

地爲秦邑。……今天水隴西縣秦亭秦谷是也。始皇分……此爲隴西地。漢武帝元鼎三年，析隴西置天水郡。

如上諸說，可證漢天水地，秦時開拓最早；惠文之世，有之久矣。

隴西

秦本紀襄公七年云，『祠上帝西時』。又文公元年云，『居西垂宮』，正義曰，『即上西縣是也』。又武公十年云，『伐邽冀戎，初縣之』。

蒙恬傳云，『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

漢書西域傳云，『秦始皇攘卻戎狄，……然而不過臨洮』。

案漢地志隴西郡有西，上邽，臨洮三縣，具見上。竊秦開國元自隴西，而其西境迄不過臨洮，視漢之聲威相去遠矣。

巴蜀

秦本紀惠後九年云，『司馬錯伐蜀，滅之』。張儀傳云，『苴蜀相攻擊，各來告急於秦。秦惠王……起兵伐蜀，十月，滅之』。

滅巴之事不詳，僅甘茂傳及李斯傳中，二人各有『張

儀西并巴蜀』之語。正義於儀傳所引華陽國志，見卷第一巴志，文云，『秦惠王遣張儀司馬錯救苴巴，遂伐蜀，滅之。儀貪巴苴之富，因取巴，執王以歸』。水經江水一酈注亦有類此之記載。

廣漢

華陽國志巴志云，『天下既定，漢高祖乃分巴置廣漢郡』。水經江水一，『洛水又南，逕洛縣故城南』，酈注曰，『廣漢郡治也。漢高帝……六年，乃分巴蜀置廣漢郡于乘鄉』。

巴蜀既拓自秦惠，廣漢本其一部，則班說是也。

犍爲

郡於本篇開端所節班志即可見其先後牴牾。且班氏於西南夷傳明云武帝建元六年唐蒙始約得夜郎以爲犍爲郡，不解何以此乃言秦已有其地？又西南夷傳襲自史記，司馬遷目擊其事而書之，必非妄語，足證孟堅之誤也。

武都

史漢西南夷傳云，『及漢誅且蘭叩君，並殺笮侯冉駹，皆振恐，請臣置吏，乃以廣漢西白馬爲武都郡』。

漢書武帝紀元鼎六年云，『定西南夷，以爲……武都郡』。

華陽國志巴志云，『武都郡本廣漢郡尉西部治也。元鼎六年別爲郡』。(如此說，是武都於未置郡前已隸漢矣。)

後漢書西羌傳云，『參狼種，武都羌是也。秦孝公雄強，威服羌戎。孝公使太子駟率戎狄九十二朝周顯王』。

元和志卷三十九隴西道武州下云，『戰國時白馬氏羌居焉。……元鼎六年開白馬氏以西地爲武都郡』。

康熙陝西通志漢中府鳳縣注云，『秦爲隴西郡地。漢爲固道河池縣，屬武都郡』。又同府略陽縣注云，『春秋時爲羌氏所居。秦爲蜀郡地。漢爲沮縣地，屬武都郡』。

又鞏昌府(此與以下各縣後俱改隸甘肅)西河縣注云，『秦爲隴西縣地，屬隴西郡。漢爲上祿縣地，屬武都郡。又成縣注云，『秦爲隴西郡地。漢爲下辨道地，屬武都郡』。又徽

州注云，『秦爲隴西郡地。漢始置河池縣，屬武都郡』。又兩當縣注云，『秦置故道縣，屬隴西郡。漢屬武都郡』。

又階州(今武都縣)注云，『戰國時白馬氏所居。漢武帝元鼎六年置武都郡』。

上引諸書，所說不一。去秦近者，轉多不見秦有其地之稱述。陝志云云，不知其何所本。觀西羌傳之文，似秦已臣服其地。又依漢代地勢度之，郡實包於隴西，天水，扶風，漢中，廣漢之間；諸郡既久爲秦有，則此郡似不能

孤立於其中也。疑秦滅之後，羌氏復據有之，至漢武重定而置郡焉。既說或不虛。

又按方位言之，郡在秦西境；班氏謂『南有武都』，亦弗當。

金城

漢書昭帝紀始元六年云，『取天水，隴西，張掖各二縣，置金城郡』。據此，是秦隴西舊含有漢金城之一部。始皇本紀三十三年『自榆中』句，集解引徐廣曰，『在金城』。案其地乃始皇所拓西境之極邊，而於漢則爲金城之東端。始皇初開之地，惠文時何能有之，更無論於全郡矣。班誤。

元和志卷三十九云，『隴右道蘭州，……秦并天下，是爲隴西郡。……昭帝六年分隴西張掖以爲金城郡。今州即金城郡之舊地也』。按唐蘭州治爲今甘肅皋蘭縣，在隴中西北九十里。州僅統五泉，金城二縣；云於始皇時爲隴西地，或是。

武威，張掖，酒泉，敦煌

班氏舉秦地後自言『武威以西，本匈奴……地，武帝時攘之，初置四郡』。又其匈奴傳及西域傳所叙亦同；且謂『秦始皇攘卻戎狄，築長城，界中國，然西不過臨洮』，

則臨洮長城以外之漢武威四郡必非秦所能有矣；今乃列之秦地，其誤不已甚乎！

又四郡在秦西北邊外，班氏『西有』云云，亦與事實不合。

牂柯，越嶲，益州

史漢西南夷傳云，『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躄將兵……至滇池，……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奪楚巴，黔中道塞；因還，以其衆王滇。……秦時，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年，秦滅』。按所謂『諸此國』，因本傳下文可知即牂柯諸郡。而依『十餘年秦滅』之語，足證其必爲始皇時事。孟堅於秦未得韓宜陽時，即登此三郡於秦之版圖，何其謬耶！

『漢中』

班氏歷舉秦地，獨不及漢中，而隸之楚，意殆謂是時秦尙未取得其地。殊不知秦元必占有其一部。蓋秦滅巴蜀雖在取楚漢中前，而設非舊已有其一部，則將無途以入蜀矣。又秦本紀躁公二年，『南鄭反』。惠公十三年云，『伐蜀，取南鄭』。南鄭爲漢中地，人所盡知。躁惠二公尙在獻孝之前，更無論於惠文。卽此可證秦實剖有漢中，不應悉以歸楚。又華陽國志於漢中郡南鄭縣云，『郡治，

周貞王十六年秦厲公城之』。厲公更前於躁公，可知秦已久有漢中矣。孟堅未言及之，誤。

惠文取楚漢中而設郡，於本紀見後十三年。上已論班氏所舉爲惠文末年之疆域，則當是時漢中已畢入秦矣。

『汾陰，蒲陽』

魏世家襄六年（秦惠前九年）云，『秦取我汾陰，皮氏。……七年，……秦降我蒲陽』。按魏策三魏太子在楚章云，『有皮氏……而以予魏』，是秦尙留有汾陰蒲陽二邑也。蒲陽，正義謂即隰州隰川縣蒲邑故城，於漢爲蒲子縣。此二邑皆隸漢之河東郡。

秦應有地

余私謂以秦地當漢郡縣，應次若下：
東自灑池歷陝入弘農故關，以及京兆，扶風，馮翊。
北有河東之汾陰，蒲子；西河之平周，西都，中陽，徒經諸縣；上郡西部沿洛水流域之地；北地之郁郅及舊義渠二十五城；與安定郡。

西有天水，武都，及隴西之洮水東部。
南有漢中，廣漢，巴，蜀。

策史言秦四封者

秦策一蘇秦始將連橫章云，『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

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肴函之固。史記蘇秦傳則作『秦……被山帶渭，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是說依秦傳應在惠文初立之頃，然所舉地多不合。如秦取巴蜀於惠後九年，則當其甫即位時豈得云已有？『巫山黔中』，本紀稱昭三十年方取自楚，距蘇秦之死已有四十一年矣，更不應語及。『胡貉代馬』，止言利用其物，則道之猶可。

又秦策一范雎至意云：『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坂』。史記范雎傳同。正義引括地志云，『甘泉山……在雲陽縣（今陝西涇陽縣地）西北九十里。……谷口……在醴泉縣（今陝西醴泉縣）東北四十里』。按雎是說依傳在昭王三十六年。後漢書西羌傳云，『王緄四十三年（秦昭三十五年），宣太后誘殺義渠戎王於甘泉宮，因起兵滅之；始置隴西，北地，上郡焉』。是雎說於秦滅義渠之次年，故云『右隴』也。至云『北有甘泉谷口』，皆逼近咸陽者，與置北地上郡不合，何其舍遠而道近耶？又本紀自昭十五年攻楚取宛，二十七年拔黔中，二十八年取鄢鄧，二

十九年取鄢爲南部，三十年取巫郡及江南爲黔中郡，此秦於南方之發展皆在雎說之前，其所至遠矣，而茲云『南帶涇渭』，又何其隘耶？『左關坂』，蓋言其著者。按其實境，則武四年拔韓宜陽，昭十七年魏入河東四百里，韓入秦武遂地方二百里，二十一年魏納安邑，三十四年魏與南陽，三十五年初置南陽郡（舊爲韓楚地），皆在關坂以東，所言亦失常也。

夫蘇秦范雎以時人說時事，而於嬴氏之幅員竟茫昧若此，無惑乎班氏之愈不得其真矣。

史記始皇本紀云，『莊襄王死，政代立。當是之時，秦地已并巴，蜀，漢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東，有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按史公所叙，蓋就當時地之大者而言，遂未歷舉細地，如穰侯受封之陶，齊之剛壽，魏之温，軹，南陽，邢丘，懷，卷，察陽，長社，寧新中，汲，高都之類。然不言西地所至，又不言南陽郡，終覺微失也。

三國時山越分布之區域

葉國慶

會稽郡

策謂瑜曰，『吾以此取吳會，平山越已足』。（吳志周

瑜傳)

時吳，會稽，丹陽，多有伏匿，遜陳便宜，乞與募焉。會稽山賊潘臨，舊為所在毒害，歷年不禽。遜以手下召兵，討治深險，所向皆服，部曲已有二千餘人。(吳志陸遜傳)

治

策引兵渡江，據會稽，屠東治，乃攻破虎等。(吳志孫策傳)

(參看吳郡，餘杭，烏程諸條)

會稽治賊呂合，秦狼等為亂，欽將兵討擊，遂擒合狼，徙討越中郎將，以經拘昭陽為奉邑。(吳志蔣欽傳)

會稽東治五縣賊呂合秦狼等為亂，權以岱為督軍校尉，與將軍蔣欽等討之，遂禽合狼，五縣平定。(吳志呂岱傳)

侯官

侯官長商升，為闕起兵。……齊因告諭，為陳禍福，升遂送上印綬，出舍求降。賊帥張雅，魯彊等不願升降，反，共殺升。雅稱無上將軍，彊稱會稽太守。……雅與女婿何雄爭勢。齊令越人因事交構，遂致疑隙，阻兵相圖。齊乃進討，一戰大破。雅彊黨震懼，率眾

出降。侯官既平，而建安，漢興，南平復亂。(吳志賀齊傳)

刻

齊少為郡吏守刻長，縣吏斯從輕俠為奸，齊欲治之。主簿諫曰，『從，縣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齊聞大怒，便立斬從。從族黨遂相糾合眾千餘人，舉兵攻縣。齊率吏民開城門，突擊大破之，威震山越。(吳志賀齊傳)

新都郡

始新

新定

歙

黎陽

海陽

黟

建安十三年，使賀齊討黟歙，分歙為始新，新定，黎陽，休陽(海陽)縣，以六縣為新都郡。(吳志孫權傳)十三年，齊遷威武中郎將，討丹陽，黟，歙。時武彊，葉卿，東陽，豐浦，回鄉先降，齊表言以葉鄉為始新縣。而歙賊金奇萬戶屯安勤山，毛甘萬戶屯烏聊

山；黠帥陳僕祖山等二萬戶，屯林歷山。……齊大破

僕等，其餘皆降。凡斬首七千。齊復表分歙爲新定，

黎陽，休陽，並黠歙凡六縣。權遂割爲新都郡。齊爲

太守，立府於始新。（吳志賀齊傳）

賀齊討黠賊，欽督萬兵與齊并力，黠賊平定。（吳志

欽傳）

丹陽郡

蓋隨策及權，擐甲周旋，蹈刀屠城，諸山越不賓，有

寇難之縣，輒用蓋爲守長。……遷丹陽郡都尉，抑強

扶弱，山越懷附。（吳志黃蓋傳）

孫賁……轉丹陽都尉，行征虜將軍，討平山越。（吳

志孫賁傳）

丹陽賊費棧，受曹公印綬，扇動山越，爲作內應。權

遣遜討棧，……應時破散，遂部伍東三郡，彊者爲

兵，羸者爲補戶，得精卒數萬人。（吳志陸遜傳）

嘉禾三年八月以諸葛恪爲丹陽太守，討山越。六年諸

葛恪討山越事畢，北屯廬江。（吳志孫權傳）

權拜恪爲撫越將軍，領丹陽太守。（吳志諸葛恪傳）

術深怨策，乃陰遣間使齎印綬與丹陽宗帥陵陽祖郎

等，使激動山越圖共攻策，策自將討郎，獲之。（吳

志孫輔傳註引江表傳）

陵陽

輔佐孫策平三郡，策自討丹陽七縣，使輔西屯歷陽，

以拒袁術，……又從策討陵陽，生得祖郎等。（吳志

輔傳）

範從攻祖郎於陵陽。（吳志呂範傳）

（參看涇，烏程，建昌條）

永平

凌統守永平長平，治山越，姦猾斂手。（吳志凌統傳）

案洪亮吉三國疆域志，長平屬陳郡，魏地。此處長

平未悉指何地。

宣城

權愛其（周泰）爲人，請以自給，策討六縣山賊。權住

宣城，使士自衛，不能千人。……而山賊數千卒至。

權始得上馬，而賊鋒刃已交於左右，或斫中馬鞍，衆

莫能自定。惟泰奮擊，投身衛權。（吳志周泰傳）

涇

是時策已平定宣城以東，惟涇以西六縣未服。慈因進

住涇縣，立屯府，大爲山越所附。（吳志太史慈傳）

孫策與孫河呂範依景，合衆共討涇縣山賊祖郎。祖郎

走。(吳志吳夫人傳)

豫章郡

建昌

海昏

策說勳曰，『上繚宗民，數欺下國，忿之有年矣。擊之路不便，願因大國伐之。上繚甚實，得之可以富國。願出兵爲外援』。勳信之。……曄曰，『上繚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魏志劉曄傳)

時豫章上繚宗民萬餘家在江東，策勸勳攻取之。(吳志

孫策傳)

華歆(豫章太守)遣吏將偕就海昏上繚，使諸宗帥共出

三萬斛米，以與偕。偕往歷月，纔得數千。……勳

(謀攻海昏) 潛軍到海昏下邑，宗帥知之，空壁逃匿。

(吳志孫策傳註引江表傳)

案『宗民』，『宗帥』之稱，書中屢見。孫輔傳

云，『丹陽宗帥陵陽祖郎等』，賀齊傳云，『餘杭

民郎稚合宗起』。山越當是聚族而居，故有此稱。

三國疆域志，『建昌有上繚。漢末鄱陽民五六千

家，別立宗部，結聚於此』。

吳興郡

故鄆

是時丹陽深地，頻有奸叛，(治)亦以年老，思戀土風。自表屯故鄆，鎮撫山越。(吳志朱治傳)

餘杭

策自討虎，虎高壘堅守。……進攻破之，虎奔餘杭。

(吳志孫策傳註引吳錄)

(參看治，烏程諸條)

烏程

陳瑀陰圖襲策，遣都尉萬演等密渡江，使持印傳三十

餘細賊，與丹陽，宣城，涇，陵陽，始安，黟，歙，

諸險縣大帥祖郎，焦己，及吳郡烏程嚴白虎等使爲內

應。(吳志孫策傳註引江表傳)

陳登，瑀之從兄子也。策前西征，登陰復遣間使以印

綬共嚴白虎餘黨，圖爲後害。(吳志孫策傳註引江表傳)

是時下邳陳瑀自號吳郡太守，住海西，與彊族嚴白虎

交通，策自將討虎。(吳志呂範傳)

(參看餘杭，治，吳郡諸條)

臨水

建安十六年，吳郡餘杭民郎稚合宗起，賊復數千。齊

出討之，即復破稚。表言分餘杭爲臨水。(吳志賀齊傳)

案山越之組織以宗族為基礎，故云『合宗起』。詳見建昌條。郎稚不類中國人名。此處雖不明言為山越，意當是也。

鄱陽郡

鄱陽賊尤突作亂，(遜)復往討之。(吳志陸遜傳)

建安二十一年，鄱陽民尤突受曹公印綬，化民為賊。

陵陽，始安，涇縣，皆與突相應。齊與陸遜討破突，

斬首數千，餘黨震服，丹陽三縣皆降，料得精卒八千

人。(吳志賀齊傳)

鄱陽賊彭虎等衆聚數萬人。襲與凌統，步騭，蔣欽，

各別分討。襲所向輒破。虎等望見旌旗便散走。旬日

盡平，拜威越校尉。(吳志董襲傳)

樂安

韓當還討鄱陽，領樂安長，山越畏服。(吳志韓當傳)

東陽郡

嘉禾三年，諸葛恪領丹陽太守，討平山越，以表領新

安都尉，與恪參勢。初表所受賜復人，得二百家，在

會稽新安縣。表簡視其人，皆堪好兵，乃上疏陳讓，

乞以還官，充足精銳。(吳志陳表傳)

吳郡

東安(富春)

治與(吳郡太守許貢)戰，大破之。貢南就山賊嚴白虎。

(吳志朱治傳)

(參看烏程，餘杭諸條)

權以悰為奮威將軍，授兵數千人使討山越。……黃武

七年，是時丹陽吳會山民復為寇賊，攻沒屬縣。權分

三郡險地為東安郡，悰領太守(吳錄曰，時宗治富春)。

至，明賞罰，招誘降附，數年中，得萬餘人。(吳志全

傳)

黃武五年，分三郡惡地十縣，置東安郡，以全悰為太

守，平討山越。(吳志孫權傳)

廬陵郡

吾粲……募合人衆，拜昭義中郎將，與呂岱討平山

越。(吳志吾粲傳)

嘉禾三年，廬陵賊李桓羅厲為亂。……四年，遣呂岱

討桓等。……五年，中郎將吾粲獲李桓，將軍唐咨獲

羅厲。(吳志孫權傳)

嘉禾四年，廬陵賊李桓路合，會稽東治賊隨春，南海

賊羅厲等，一時並起。權復詔岱督劉纂唐咨等分部討

擊，春即時首降，岱拜春偏將軍，使領其衆，遂為列

將。桓厲皆見斬獲，傳首詣都。（吳志呂岱傳）

綜上所記：山越分布區域，共佔九郡，跨有今江蘇，

浙江，安徽，江西等省地，蓋佔西漢時閩越，東越，南越之舊壤也。百越分布，區域廣漠。史記秦始皇本紀，「王翦降越君，置會稽郡」，又曰「略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漢初，閩越東越位浙省南部。閩越盛時，曾入燔尋陽樓船（漢書嚴助傳）。南越位于兩廣之地，盛時北以長沙爲界（漢書南越王傳）。是吳，皖，浙，贛，皆昔日越人之住地也。由地域及名稱以觀，吳之山越當爲漢之越。

抑事有可疑者，山越在三國時如是之衆，而在後漢書中竟不多見。劉寵傳及度尚傳中所記之「山民」，以地域觀之，當爲山越。

後漢書卷一〇六劉寵傳，「拜會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

又卷六十八度尚傳，「抗徐字伯徐，丹陽人，守宣城長，悉移深林遠數椎髻烏語之人，置于縣下」。

但四夷傳中無有越名。

山越當時人口當不下十萬。試看吳每次討平越，便簡選以爲精兵。諸葛恪一人在丹陽所募，數至四萬人。其他

諸將，亦各有募集。其爲數之巨可知。魏夏侯惇等詣揚州募兵（卷一太祖傳），蜀志毋丘毅詣丹陽募兵（卷一先主傳），所募者疑亦山越也。

吳之精兵多自山越簡選而來。山越渠帥亦有効勞于吳者，如祖郎（見吳志孫輔傳引江表傳），隨春（吳志呂岱傳）是。然吳之行動亦多受越人之牽制。蓋敵國屢次挑撥山越，謀爲內應，如魏之交結丹陽賊（吳志陸遜傳），鄱陽賊（吳志賀齊傳）是。故孫權謂張溫曰，「若山越都除，便欲搆蜀」（吳志張溫傳），又孫權傳曰，「時揚越蠻夷多未平集，內難未弭，故權卑辭上書，求自改厲」。其受害于此可見。

因之，吳欲與魏蜀爭雄，勢必先平定山越。山越平，而中國南方疆土遂以開拓。試看新都一郡卽爲平山越後所增置。而孫皓之立吳興郡亦云欲鎮山越（吳志孫皓傳寶鼎元年引皓詔）。其他如東安亦因討山越分置。

本文所列郡縣，乃依三國疆域志。其治及侯官地，作者以爲應在浙省，故次之於會稽郡下。又三國志中，稱「山賊」云者尙多，疑亦是山越，但未能遽爲決定，因列次于後，以備參考：

鄱陽賊彭旦，見吳志孫權傳嘉禾五年，六年。

賊洪明，洪進，苑御，吳免，華當，屯漢興，吳王屯

大潭，鄒臨屯蓋竹大潭，見吳志賀齊傳。

建安，鄱陽，新都賊帥黃亂，常俱，見吳志鍾離牧

傳。

錢塘大帥彭式，鄱陽大帥彭綺，見吳志周紡傳及孫權

傳黃武四年，六年。

豫章民彭材，李玉，王海，見吳志賀齊傳。

桂陽潯陽賊王金，見吳志呂岱傳。

豫章董嗣，見吳志周紡傳。

永安賊施且，見吳志孫皓傳。

丹陽山賊，見吳志朱然傳。

丹陽鄱陽山賊，見吳志朱桓傳。

臨城南阿山賊，見吳志徐盛傳。

山陰賊黃龍羅，周勃，見吳志董襲傳。

廬江賊陳策，見魏志劉曄傳。

蒼梧夷越，見蜀志許靖傳。

長沙山寇，見吳志張昭傳。

零陵山賊，見吳志陸凱傳。

長沙山賊，見吳志黃蓋傳。

二十年，十月作。

鄭和七使西洋往返年月及其所經諸國

夏璧

『三保太監下西洋』故事，經歷了五百餘年之久，傳

播極廣，讀書人不用說，即里巷間的鄉人孺子也沒有不知

道的。其所以流傳得如此普遍，大概因我國素抱閉關主

義，偶與他國往來，自然視作新奇事件了。何況以一個很

平常的太監竟能七次出使，而且把顯赫的國威遠遠的宣揚

開去！故比漢代張騫的出使西域更覺聳人聽聞，而鄭和的

勃勃英風『也在七使西洋』的事蹟裏永遠活躍著。似這樣

使人感到光榮與欣快的故事，誰不樂於述說？茲特搜集史

實，略述這故事的由來：

郎瑛七修類藁說：『永樂丁亥（五年），太監鄭和，王

景弘，侯顯三人，往東南諸國賞賜宣諭。今人以爲『三保

太監下西洋』，不知鄭和舊名三保，皆靖難內臣有功者。

由此可知『三保太監下西洋』這名目，在明嘉靖以前就有

了。

袁忠徹古今識鑿云：『內侍鄭和，即三保也，雲南

人，以靖難功授內官太監。永樂初，欲通東南夷，上問以

三保領兵何如？忠徹對曰：「三保姿貌才智，內侍中無與比者，臣察其氣色誠可任」。遂令統督以往，所至畏焉。此即『三保太監下西洋』的由來。

鄭和七次出使西洋，最可注意而應該知道的是其七次往返年月及其所經諸國。星槎勝覽，瀛涯勝覽，西洋番國志諸書，于記載諸國風土人物互有詳略，而所載往返年月多不可靠。若想詳為推究，只有在明實錄及明史中去找材料。聽說法國人伯希和氏曾撰鄭和下西洋考，這書的內容如何，所據事實可否徵信，因未見其書，無從評斷。茲僅就明實錄及明史的記載而誌其往返年月及其所歷諸國。

(一) 七次往返年月 (抄自明實錄)

第一次往返

永樂三年 (西曆一四〇五) 六月己卯 (十五日)，遣中官鄭和等贊勅往諭西洋諸國，並賜諸國王金織文綺綵絹各有差。

永樂五年 (一四〇七) 九月壬子 (三日)，太監鄭和使西洋諸國還，械至海賊陳祖義等。(原文太長，不具錄。)

按：這次往返及所歷諸國情形，星槎勝覽，瀛涯勝覽，西洋番國志諸書，都沒有記載。

第二次往返

永樂六年 (一四〇八) 九月癸酉 (二十八日)，遣太監鄭

和等贊勅使古里，滿刺加，蘇門答刺，阿魯，加異勒，爪哇，暹羅，占城，柯枝，阿撥，把丹，小柯蘭，南巫里，甘巴里諸國，並賜其國王錦綺紗羅。

永樂九年 (一四一一) 六月乙巳 (十六日)，內官鄭和等使西洋諸番國還，獻所俘錫蘭山國王亞烈苦奈兒，並其家屬。(原文太長，不具錄。)

按：星槎勝覽說是七年往 (當是六年九月奉命，啓程則在七年)，九月回京，這就是鄭和使西洋的第二次，大致無誤。

第三次往返

永樂十年 (一四一二) 十一月丙申 (十五日)，遣太監鄭和等贊勅往賜滿刺加，爪哇，占城，蘇門答刺，阿魯，柯枝，古里，喃渤利，彭亨，急蘭丹，加異勒，忽魯謨斯，比刺，溜山，孫刺諸國王，錦綺紗羅綵絹等物有差。

永樂十三年 (一四一五) 七月癸卯 (八日)，太監鄭和等奉使西洋諸番國還。

按：星槎勝覽云于十年往，是記其奉命之年，尚無誤。但說是在十二年回京，則與實錄不符。

又按：瀛涯勝覽有『勅正使太監鄭和等領寶船往西洋

諸番國，開讀賞賜。……但見鯨波浩渺，莫知其幾千萬里』之語；其往占城，則云由福建五虎門開船行十日纔到，可見此行不是由西北陸路。按之西安羊市大清真寺嘉靖二年重修清真寺記：『永樂十一年四月，太監鄭和奉勅差往西域天方國，道出陝西，求所以通譯國語，可佐信使者，乃得本寺掌教哈三焉』等語，不合。

第四次往返

永樂十四年（一四一六）十二月丁卯（十日），古里，爪哇，滿刺加，占城，錫蘭山，木骨都束，溜山，喃渤利，卜刺哇，阿丹，蘇門答刺，麻林，刺撒，忽魯謨斯，柯枝，南巫里，沙里灣泥，彭亨諸國，及舊港宣慰司使臣辭還，悉賜文綺襲衣，遣中官鄭和等賚勅及錦綺紗羅綵絹等物，偕往賜各國王。仍賜柯枝國王可赤里印誥，並封其國中之山爲鎮國山。（御製碑文太長，不具錄。）

永樂十七年（一四一九）七月庚申（十七日），官軍自西洋還，上念其勞苦，諭禮部各賞賜有差。

按：星槎勝覽云于十三年往，十六年回京，往返期全錯誤了。

又按：泉州城外回教先賢墓和下番路經泉州行香碑

記有『欽差總兵太監鄭和前往西洋忽魯謨斯等國公幹，永樂十五年五月十六日于此行香，望靈聖庇佑』等語。和于十四年十二月奉命，由太倉開船，緣海經福建漳泉等處，至十五年五月尚在泉州，這是可信的。

第五次往返

永樂十九年（一四二一）正月癸巳（三十日），忽魯謨斯等十六國使臣還國，賜綵幣表裏，復遣太監鄭和等賚勅及錦綺紗羅綵絹等物賜諸國王，就與使臣偕行。

永樂二十年（一四二二）八月壬寅（十八日），中官鄭和等使諸番國還，暹羅，蘇門答刺，哈丹等國悉遣使隨和貢方物。

按：此次往返及所歷諸國情形，星槎勝覽，瀛涯勝覽，西洋番國志諸書，均不及載。

第六次往返

永樂二十二年（一四二四）正月甲辰（二十七日），舊港故宣慰使施進卿之子濟孫遣使丘彥成請襲父職，並言舊印爲火所燬。上命濟孫襲宣慰使，賜紗帽釵花金帶，金織文綺銀印，令中官鄭和賚往給之。

按：這次僅往舊港，回國年月實錄不載。明史鄭和傳云：『比還，而成祖已晏駕』。查永樂二十二年八月丁巳仁宗

即位詔有『下西洋諸番國寶船悉皆停止，原差去內官員速皆回京，民稍人等悉發寧家』等語。洪熙元年二月丁未，命太監鄭和領下番官軍守南京。于內則與內宮王景弘，朱卜花，唐觀保協同管事；遇外有事，同襄城伯李隆，駙馬都尉沐昕商酌的當，然後施行。可知這次回國期必在永樂二十二年八月與洪熙元年二月之間，往返時期約共歷一年。

第七次往返

宣德五年（二四三〇）六月戊寅（六日），遣太監鄭和等齎詔往諭諸番國，詔曰：『朕恭膺天命，祇嗣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仁宗昭皇帝大統，君臨萬邦，體祖宗之至仁，普輯寧于庶類，已大赦天下，紀元盛德，咸與維新。爾諸番國，遠處海外，未有聞知。特遣太監鄭和王景弘等齎詔往諭，其各敬順天道，撫輯人民以共享太平之福』。凡所歷忽魯謨斯，錫蘭山，古里，滿刺加，柯枝，卜刺哇，木骨都束，喃渤利，蘇門答刺，刺撒，溜山，阿魯，甘巴里，阿丹，佐法兒，竹步，加異勒等二十國，及舊港宣慰司。其君長皆賜綵幣有差。

按：星槎勝覽云于六年往。和于五年六月奉命，必不能延

至半年以上始首程，其誤可知。但說八年回京，則近是。

又按：是次回國年月，實錄及明史均不詳。讀書敏求記及四庫提要叙西洋番國志都說這次往返三年，當于宣德八年回京。查實錄宣德八年閏八月辛亥朔，蘇門答刺，古里，柯枝，錫蘭山，佐法兒，阿丹，甘巴里，忽魯謨斯，加異勒，天方國等國王，皆遣使來朝，貢麒麟象馬諸物，當是報鄭和往使而來的。然則鄭和第七次出使西洋回國時期當在宣德八年閏八月以前了。

（二）七次所歷諸國

明實錄所載：舊港，古里，滿刺加，蘇門答刺，加異勒，阿魯，爪哇，暹羅，占城，柯枝，阿撥，把丹，小柯蘭（明史小葛蘭），南巫里，甘巴里（明史甘把里），錫蘭山，喃渤利，彭亨，急蘭丹，忽魯謨斯，比刺，溜山，孫刺，木骨都束，卜刺哇，阿丹，麻林，刺撒，沙里灣泥，哈丹，佐法兒（明史祖法兒），竹步，天方。

按：以上三十三國，只記其大者，小屬國不在內。

明史鄭和傳所載：實錄所載三十三國除卜刺哇，阿丹，哈丹三國外，餘三十國均見本傳。尚有真臘，渤泥，大葛蘭，西洋瑣里，瑣里，榜葛刺，黎伐，

那孤兒諸國。

星槎勝覽所載：占城，寶童龍（隸占城），靈山（隸占城），崑崙山，交欄山，暹羅，爪哇，舊港，滿刺加，九洲山，蘇門答刺，龍涎嶼，花面（明史那孤兒），龍牙犀角，翠藍嶼，錫蘭山，柯枝，古里，小暎喃，（明史小葛蘭），忽魯謨斯，刺撒，榜葛刺，真臘，東西竺，淡洋，龍牙門，龍牙善提，琉球，彭坑（實錄彭亨），三島，麻逸（實錄麻林），假里馬丁，渤泥，重迦邏，蘇祿，大暎喃（明史大葛蘭），佐法兒，阿丹，竹步，木骨都東，溜洋（實錄溜山），卜刺哇，天方，吉里地悶。

按：有八號者非國，餘三十九國。（屬國小者在內。）

瀛涯勝覽所載：占城，爪哇，舊港，暹羅，滿刺加，暎魯（實錄阿魯），蘇門答刺，那姑兒（明史那孤兒），黎代（明史黎伐），南寧里（實錄喃勃利），錫蘭山，小葛蘭，柯枝，古里，溜山，祖法兒（實錄佐法兒），榜葛刺，阿丹，忽魯謨斯，天方。

按：各書所記國數稍有多寡的不同，但是，凡遣使賞賜及來朝諸國都記于實錄裡，自應以實錄為正確。

（三）鄭和七使西洋重要史料五種：

（1）明實錄——所載往返年月，所使諸國，及重要事蹟最正確。如第一次在舊港擒賊首陳祖義，第二次在錫蘭山擒其國王阿烈苦奈兒，皆有詳細記載。

（2）明史鄭和傳及外國傳——根據實錄及他書，可信。

（3）星槎勝覽——作者崑山費信，曾四次隨了鄭和出使，所記事蹟該是可以徵信的。但查其所記往返年月多不符，于諸國風俗物產等項記載亦簡陋。其書成于正統元年（二四三六）正月，追記前事，自然難免簡略和謬誤。

（4）瀛涯勝覽——作者會稽馬歡，于永樂癸巳（十一年）十一月奉命，首程則在十一年，故馬氏云永樂癸巳。和等于十三年七月回國，其書成于十四年十一月（他記天方國述及宣德五年事，當是後來補入的），雖他回里時僅一年，故記載當較翔實。查其書所記二十國形勝風俗物產等項都很詳備，可以見當時諸番國的概況。惜馬氏同往西洋僅此一次，倘如費信的四次隨使，所記必更有可觀了。

（5）西洋番國志——作者金陵鞏珍，于宣德五年鄭和第七次下西洋時，隨使諸番國。錢曾讀書敏求記說：『珍從事總制之幕，往還三年，所至番部二十餘處』。四庫提

要稱『其所歷二十國，于風士人物，詢諸通使，轉譯漢語，觀縷筆記』。查其書所列二十國與宣德五年六月詔諭之二十番國符合；其書成于宣德九年，所記大概與明史外國傳相同。述古堂及知聖道齋所藏，與四庫館浙江採進

禹貢與禹都

馬培棠

(接本刊二卷六期大梁學術)

禹貢發首曰：「禹敷土」；摠結曰：「禹錫玄圭，告厥成功」。吾既知禹貢編制爲魏史撮取鄒衍孟軻兩家九州論而成，但何爲而託名於大禹乎？蓋此亦非鄒則孟之言，無妨再從兩家文字中求之。

鄒衍之論九州，只謂「古九州」爲大禹所序，即「新九州」之「中」國，赤縣神州者是也。東周疆土，實爲「新九州」；「新九州」之中央，即赤縣神州之中央，故東周王都與禹都最逼近。史記周本紀載武王定天保，依天室，自洛汭延于伊瀆，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營洛邑而後去；平王東遷，乃居之。孟子萬章上曰：「禹避舜之子于陽城」；臣瓚漢書注曰：「世本禹都陽城，汲郡古文亦云居之」。陽城果安在乎？金鶚禹都考曰：「趙岐孟子注，陽城在嵩山下；括地志，嵩山在陽城西北二十三里；

本，都是鈔本，現入四庫存目，其書或尙存留天壤。但珍隨使只一次，其所記二十國事縱極詳備，也不過如瀛涯勝覽之類而已，不見得有什麼特別豐富的材料吧。

則陽城在嵩山之南，今河南登封是也」。西望洛邑，中間一水。則登封左右數百里之地，當即禹序九州之全境。境內王畿，古名曰冀，穀梁桓五疏曰：「鄒衍著書云：九州之內，名曰赤縣，赤縣之畿，從冀州而起」。「冀」本作「義」，同「異」，象人中正而立，舉手作翼蔽形，與「夏」同意，蓋本地之人由自尊觀念而特造之字也。詳見拙草冀州考原（見本刊一卷五期）。其地有小川，尙名異水，說文曰：「潁水，出河南密縣大隗山，南入潁」。密與登封鄰，則古王畿之在此也無疑。爾後幅員日廣，「新九州」因而成立；「古九州」恰足「新九州」之一州，且居中土，因摠被以冀州之名，蓋王畿亦隨疆域之擴大而擴大也。但鄒衍終以東周王畿，冀州之名不便再用。五德之運，周行爲火，呂氏春秋應同曰：「其（周）色尙赤」，赤，「大火」也。東周王都，實在洛邑，因號中土曰赤縣。

會曰：「赤縣，謂畿縣也」；畿縣貴於天下，因重疊與以形容之詞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正值禹貢豫州之地，呂氏春秋有始曰：「河漢之間爲豫州，周也」；周，周畿也。鄒衍所謂禹跡者，此區區而已。然則禹貢九州摠託於禹，非取於鄒衍。

孟軻論禹跡，與鄒衍「古九州」同。孟子公孫丑上曰：「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地之千里，恰爲「方千里者九」之一州，以陽城爲中心，赤縣神州之域也。

但孟軻又不能自守其說，滕文公上曰：「禹疏九河，濬濟，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一若天下水道均經大禹之鑿治，故告子下曰：「禹以四海爲壑」。

則又鄒衍稗海之內咸禹跡矣。夫大禹敷土成功，乃吾先民所樂道，歌斯詠斯，未嘗絕響者。詩長發曰：「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然詞意隱約，難彰厥烈。其果作生動之描寫，不惜犧牲事實以小說化者，孟軻當爲極重要人中之

一人。滕文公下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

得平土而居之」。雖孟軻亦染於時風，置堯舜於禹前；然本節之所謂堯，亦不過太古之記號而已，故無功績可言。

惟見夫天地初闢，洪水橫流，蛇龍之毒遍天下；禹乃平治水土，安宅黎庶，耕牧由作，文物以興；先民之卒得其生，後人之始得其祖，胥在禹矣；是爲天下第一次之治。

繼而「周公兼夷狄」，「孔子成春秋」，莫非上承大禹之志。降及戰國，亂逾春秋，醜邁夷狄，直又蹈夫洪水而莫得自脫。果有匡天下，拯萬民，重開新世者，其亦大禹之遺烈乎？孟軻託古，魏史改制，禹貢之禹斯孟子之禹矣。

又「禹貢」名篇，是否定自魏史，不得而知；但禹之「貢」見於孟子，則極顯然之事實。滕文公上曰：「夏后氏五十而貢」。雖禹貢之貢法與此不同，而襲取之嫌終不可掩。蓋禹貢九州固「改組之孟軻九州」也。魏史求全，不忌矛盾，名實之違，又何足怪。

孟軻九州既經改組，大禹之都因以易位。禹畿曰冀，原在河南；及「古九州」拓爲「新九州」，冀土亦隨以擴大。雖鄒衍以「新九州」爲東周地理，改冀州爲赤縣；但魏史又總以東周地理託之大禹，因又恢復冀州之名，而移之於河北。河南故地，另名之豫；實則改字並未改音，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豫」與「夏」爲同部，而與「冀」

爲聲轉，可以知之。豫冀既已分指乎南北，而北方曰冀，其「名不正」；後人非特不疑，且竄「冀」爲「冀」，說文曰：「冀，北方州也。从北異聲。」但冀州之地，廣矣，漠矣，果都何邑？禹貢並未明言，蓋在當時，其勢甚顯，有無庸添敘者。按魏自惠王去安邑，遷大梁，國祚以之不保，天下以之大變；魏人心懷舊都而思復故土也，已非一日。安邑誠形勢之最，魏且都之甚久，漢書地理志曰：「安邑，魏絳自魏徙此，至惠王徙大梁。二百年間，桓子強於此，文侯霸於此，魏霍二邑實不與比抗。然則大禹都冀，非安邑莫屬矣。詩魏風譜曰：「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虞舜不在本篇範圍之內，姑不深論。而安邑正介雷首析城之間。正義更申之曰：「禹貢云：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於王屋」。譜文僅摘兩脈之中峯，以圖簡便；實則此六山者，俱安邑之屏障也。前嘗疑四列之文原有一定文法，惟陰列用「至于」四，倍於其他，因知其有關於魏；於茲證之，益信。

禹之都安邑，本出魏史之僞作；然終以禹貢無明文，久而漸晦。且篤信禹貢愈深，魏史僞作之疑愈淺。冀州王畿並包三晉，安邑既成大禹之故墟，韓趙舊居皆可爲附會

之資料。史記韓世家曰：「康子與趙襄子魏桓子，共敗知伯，分其地，地益大，大於諸侯」。晉祚之移，此實促之。而三子所居，皆不變其祖若父之舊。史記索隱引世本曰：「景子居平陽」，康子一仍其故。秦嘉謨據史記補世本曰：「簡子居晉陽」，襄子終藉其險。魏自昭子即居安邑，已見上述。是三晉之興，安邑晉陽平陽實爲根據。於是冀州禹都，安邑而外，又增其二。史記正義引世本曰：「禹都平陽，或在安邑，或在晉陽」。世本雖昧於禹貢制作之背景，而終不失爲禹貢之忠實信徒，既廣爲附會冀州之名邑，又顧及九州五服之矛盾，故正義又引之曰：「禹都陽城」。禹貢銘兩說於一爐，世本畫四都於一幅，總之曰：「禹都陽城，避商均也；又都平陽，或在安邑，或在晉陽」，此可謂善作調人而極禹都之盛矣。

雖然，人類對於一種事物之認識，最喜化簡以便記憶。禹都增至如許，雖學者概信爲史實，不敢經加疑議；然不知不覺之中，終演變淘汰而奠於一尊。其間之去留取舍，與禹貢制作若出一轍，有非苟焉而至此者。世本四都原分黃河南北兩區域；河南者，陽城漸遷於大梁；河北者，安邑卒勝夫二晉。蓋禹貢本魏史所僞作，其全篇精神固非魏之環境不足以鑄成之。雖中途迷焉，確忘禹貢與魏

國之關係；然而經長日之研求，多人之探討，自非牽至魏國不足以講通之。立說於其間者，雖不知其所以然，而後人整理之，總與鳥瞰，則見其按步進展，條列而不紊，一若有律主持其間。

禹都河北，九州首冀，實影射魏人悔遷大梁，欲還故土。則禹初居陽城，又北遷都者，不如直曰初居大梁，又北遷都爲尤近於事實，故登封陽城漸不穩固。漢書地理志於陽城無所云云，而於陽翟乃曰：「夏禹國」，應劭更曰：

「夏禹都」。禹都陽翟，於古無聞，東漢實首創之。洪頤煊禹都陽城考曰：「考漢志陽城亦屬潁川郡，與陽翟相近。

或當日禹所都陽城本在陽翟，漢志因注禹國於陽翟下。班史去古未遠，其言自是不謬」。陽城卽陽翟，此之謂善解

史義。陽翟今河南禹縣，在登封之東，偏南。班史而後，

皇甫謐撰帝王世紀，除墨守漢志之記載外，又露出晉人新傳說之一點消息，曰：「夏后居陽城，本在大梁之南。於

戰國，大梁魏都，今陳留浚儀是也」。是陽城又至大梁之南，但不知其果在何地。劉昭注續漢書郡國志，撮引世紀

曰：「禹避商均浚儀」。然則梁人直謂陽城爲浚儀矣。浚儀今河南開封，又在禹縣之東，偏北。陽城東遷，止於大

梁。

陽城既定，河北三都乃開始淘汰。世紀曰：「禹都平陽，或在安邑，或在晉陽」，與世本無異。而唐人引之，殊多翦裁，如初學記中，凡兩見：一則曰：「禹自安邑，都晉陽」；再則曰：「都平陽，或在安邑」；若嫌三都之多，須與以甄別者。但無論如何，安邑完具，是時人論禹都漸集中於安邑。實則孔穎達書正義周已曰「禹都安邑」矣。爾後歷宋明以至有清，此語益彰，幾成爲史中常識。資治通鑑外紀曰：「夏后氏禹，元年，都安邑」。歷代綱鑑會纂曰：「禹即位，受舜禪，以金德王，都安邑，國號夏」。卽考據精審之日知錄，亦與以堅信之詞曰：「夏之都，本在安邑」。

古稱禹都，厥惟陽城。禹貢出而始有安邑；久且迷焉，迷而後得。世本之後，二千年間，極禹都演變之大觀：蓋前期謂「禹避位於大梁」，後期謂「禹卽位於安邑」。自大梁入安邑，主九州而王天下焉。卽禹貢以言禹貢，可謂莫大之成功；卽史實以言史實，幾何學者不爲禹貢所惑弄。嗚呼！禹貢威權亦云至矣。

『蠻夏』考

童書業

秦公段銘曰，『不顯朕皇祖受天命，甬宅禹壽，十又二公，在帝之坏，嚴襲寅天命，保業厥秦，號使蠻夏』

（秦公鐘文略同）。『蠻夏』二字爲二族之稱，文義顯明，本無可疑。余永梁先生在柴誓的時代一文中謂爲秦斥諸夏之稱，竊謂非是。今試爲考釋如下：

蠻者，西方異族之稱也。虢季子白盤銘文曰，『虢伐厥統，于洛之陽』，下云『用政（征）蠻方』（詩大雅抑篇亦曰『用邊蠻方』，是獫狁稱蠻也。梁伯戈銘稱『抑鬼方蠻』，鬼方即獫狁（說見王國維鬼方昆夷獫狁考）也。晉邦璽銘曰，『我皇祖鬲公受大命，左右武王，百蠻』，晉者，西北之國也。詩大雅韓奕曰，『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韓在今陝西境內，則亦西北之國也。小雅六月曰，『蠢爾蠻荆，大邦爲讎』，又曰，『征伐獫狁，蠻荆來威』，左傳載楚熊繹曰，『我蠻夷也』，又載子囊曰，『赫赫楚國，撫有蠻夷以屬諸夏』（按此與秦公段『號使蠻夏』同義），楚爲西南之國，固與獫狁休戚相關者也。魯頌閟宮曰，『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按淮夷指東族，貊指北族，南夷指南族，則蠻指西族可知，此言四方之裔皆服從

魯國也。春秋時有陸渾蠻氏，居汝濱地；戎蠻蠻氏，亦居汝州；又有羣蠻氏，居今湖南之辰永一帶地；蓋皆西方民族，播遷而南者也。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蠻貊連稱，與魯頌同，二者蓋一音之轉，在北爲貊，在西爲蠻也。淮南子云，『西方曰昊天』，廣雅作『蠻天』，西方之人稱蠻，故西方之天亦稱蠻也（此夏定城先生說）。

『用邊蠻方』，是獫狁稱蠻也。梁伯戈銘稱『抑鬼方蠻』，鬼方即獫狁（說見王國維鬼方昆夷獫狁考）也。晉邦璽銘曰，『我皇祖鬲公受大命，左右武王，百蠻』，晉者，西北之國也。詩大雅韓奕曰，『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韓在今陝西境內，則亦西北之國也。小雅六月曰，『蠢爾蠻荆，大邦爲讎』，又曰，『征伐獫狁，蠻荆來威』，左傳載楚熊繹曰，『我蠻夷也』，又載子囊曰，『赫赫楚國，撫有蠻夷以屬諸夏』（按此與秦公段『號使蠻夏』同義），楚爲西南之國，固與獫狁休戚相關者也。魯頌閟宮曰，『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按淮夷指東族，貊指北族，南夷指南族，則蠻指西族可知，此言四方之裔皆服從

墨子節葬下言『堯北教乎八狄，舜西教乎七戎，禹東教乎九夷』，以狄戎夷分配北西東三方，言下頗有以蠻屬南方之暗示；然墨子書中迄未道出『南蠻』二字也。『南蠻』之名始見於孟子（『今也南蠻鴟舌之人』）。蓋春秋戰國以來，楚國疆域日益擴大，東南兩方漸入其版圖，於是中原之人始目楚爲『南蠻』。顧此一名既不見於孟子以前書，金文中亦但稱『南夷』，『南淮夷』，固知蠻舊非南族之名也。（或謂『蠻』與『閩』爲一音之轉，然閩之名不見於古籍，周官非可信之書。南蠻之族之被閩名，當在戰國以後；即謂由蠻音轉，其時固承認蠻爲南族久矣。）

夏，亦西方之族也。章太炎氏謂『夏之名實因夏水而

得；是水或謂之夏，或謂之漢，……本出武都，至漢中而始盛。地在雍梁之際，因水以爲族名，猶生姬水者之氏姬，生姜水者之氏姜也。」（中華民國解。蒙文通先生謂漢水名夏爲楚莊王以後事，其說實未是，當另爲文論之）。又「華夏」連稱（二字恐是一音之轉），華者，章氏謂因華山而得，華山亦在雍州境也。

周書立政曰，『乃倅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乃倅我有夏』，舊注謂『乃使我有此諸夏』，殊嫌穿鑿。『有夏』二字在周書中爲一詞，君奭曰『惟文王尙克修和我有夏』亦是也。（顧命曰，『惟周文武誕受美若，克恤西土』，

『克恤西土』與『克修和我有夏』語意正同。）康誥曰，『惟乃丕顯考

文王克明德慎罰，……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

我西土惟時怙冒』（酒誥亦曰『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區夏』

即有夏，亦即西土也。多士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

夏，俊民甸四方』，語意句式並與立政文同，若『有夏』

可解爲『有此諸夏』，則『成湯』其將解爲『成此湯』

乎！此必不可通者也。周頌時邁曰，『我求懿德，肆于時

夏』，夏亦指西土。思文曰，『思文后稷，……帝命率

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后稷時，周之勢力不越

西土，而曰『陳常于時夏』，此夏豈非指西土乎！（后稷爲

虞官之說出於後世，不可信。）據此，是西方之周稱爲夏也。

左傳載吳季札聘魯觀樂，至秦，曰，『此之謂「夏」聲』。戰國策秦策曰，『東夏之命』，東指東諸侯，夏則秦自稱。據此，是西方之秦亦稱爲夏也。

呂氏春秋古樂篇云，『黃帝令伶倫作律，伶倫自古大

夏之西，乃之防險之陰，取竹於嶰谿之谷』。逸周書史記

篇曰，『西夏性仁非兵，……唐伐之，……西夏以亡』。

穆天子傳云，『自陽紆西至于西夏氏，二千又五百里；自

西夏至于珠余氏及河首，千又五百里』。西夏當即大夏，

蓋在極西之地，其夏民族之發源地乎？

自東周以前，未聞有以夏泛稱中原者。蓋周本西方夷

族，冒夏之名；逮爲中原宗主後，始漸以夏爲中原民族之

統稱。後世因之，遂有『華夏』之名（夏象人形，華爲光華，皆後

起之說）。論語云，『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左

傳云『蠻夷猾夏』（虞書語從左傳來），又云『裔不亂華』，

以『華，夏』爲中國之代稱，實確見於春秋以後之書也。

據上所考，是蠻與夏皆西族之稱，秦公段所謂『號使

蠻夏』，乃以示當時秦在西方之勢力耳。

水經注經流枝流目

賀次君

水經注目錄著經而無枝，枝流之名，多有不爲世所熟知者，檢閱之際，往往苦索竟日而不得。譚季龍先生主講地理沿革史課於輔仁大學，有感於此，特囑該校同學，分卷輯錄，將全書經枝列出，俾一目瞭然，意甚美也。夏初誦剛師以核校同學所錄成者數卷付余，囑爲校補。余方以水道提綱校讀水經注，於酈氏大義條理略有所得，暑期稍閒，輯成此目，用備治此學者之尋省，得如譚先生所期望者耳。

酈氏注云：『水有大小，有遠近。水出山而流入海者命曰「經水」；引他水入于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出於地溝流于大水及于海者又命曰「川水」也』（河水篇注）。酈氏之義如斯，然其徵引繁博，反失統宗，讀者眩焉；要其纏絡，未嘗不歷歷可案也。又其自序云：『大川相間，小川相屬，東歸於海。脈其枝流之吐納，診其沿路之所躔，訪瀆搜渠，緝而綴之』。今吾人讀其書已感其繁，以著者一人之力求貫天下之水，而枉渚交奇，洄湍決瀆，參差互錯如蛛網蟲篆，難以究辨，欲一一得其端緒，蓋非腦實心虛，寢饋弗諉者不能爲矣。當其時中原分裂，華戎代襲，

非其知力所及，固多缺失；讀者譏之。然吾人固不能以一管掩大德，尤不必強以今日之知識上傳合於酈氏也。

酈注四十卷，唐以後已無完書，崇文總目著已佚五卷而已；今存四十卷者，乃後人分析以足之也。唐六典卷六註云：『桑欽水經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江河在焉；酈善長注水經，引其枝流一千二百五十二』。一百三十七之數，今缺十三，全氏祖望，趙氏一清並有補輯，惟不免出入，未爲定是。且枝流既無存者之目，即欲補輯，亦無由知其所佚者爲何，不如闕疑之爲善也。

凡例四則

一，凡經水頂格，注入經水之枝流低一格，入枝流之水再低一格，以次遞降之。

二，法漢志意，每水惟撮其始終，其所經歷之地則略。而水之因歷某地而得名者，則簡錄其地名。

三，殊名異目，世有不同。若酈時已有數名則並列之。凡一水知其終始而佚名者，則以□代之；其水無始而又佚名者，亦並存之以備一格。

四，以王先謙氏合校本爲據，並錄出其卷頁以便翻

檢。經文有誤而經酈氏是正者，直就酈注目之，其先後亦同。為求易瞭，間有增損，總期不離原文，讀者可互參焉。

河水

源出蔥嶺上，分爲二水(南河，北河)，又一源出

于闐南山，北流與蔥嶺河合，會流東逝爲注賓河，又東

注勃澤(蒲昌海)。重源出積石山，東北流，屈而東流，

南流，又屈而東流入海。二，一上。

北河枝水

上承北河于疏勒之東，西北流，右入北

河。二，一〇上。

疏勒北山水

水出北溪，東南流合北河枝水。

二，一〇下。

姑墨川水

導姑墨西北，東南流注北河。二，一二上。

龜茲川水

有二源，西源出北大山南，東南水流三

分，俱注北河。二，一三上。

東川水

出龜茲東北，東南注大河。二，一三上。

西川枝水

水有二源，俱受西川，東流逕龜茲城

南，合爲一水，東南注東川。二，一三下。

敦薨之水

出焉耆北敦薨之山，南流注于河。二，一

四上。

濟川水(大谷水)

出濫瀆，東北流入大谷，北流注

于河。二，二三下。

北谷水

河水又東逕石城南，右合北谷水。二，二三

下。

烏頭川水

水發遠川，北流注于河。二，二三下。

東邯水

導自北山，南逕邯亭注于河。二，二四上。

臨津溪水

水出南山，北流注于河。二，二四上。

白土川水

出白土城西北，東南注于河。二，二四下。

唐述水

導自下邳山，南注河。二，二六上。

研川水

東北注于河。二，二六上。

灘水

導源塞外羗中，北流注于河。二，二六下。

列水

出列城西北溪，右入灘水。二，二六下。

黑城溪水

出西北山下，東南入灘水。二，二七上。

榆城溪水

出素和細越西北山下，東北注灘水。

二，二七上。

黑城溪枝津水

上承黑城溪水，東北流注榆

城溪水。二，二七上。

皋蘭山水

自山左右注灘水。二，二七下。

白石川水

出白石縣西北山下，南注灘水。二，二

八上。

羅溪水

出白石縣西南山下，東入灘水。二，二八

上。

罕并南溪水 出罕并西，東南流注灑水。二，二八下。

枹罕故城川水 有二源，南源出西南山下，東北流與北水會，北源自西南，右入南水，亂流東注灑水。二，二九上。

白石川枝津水 上承白石川水，東入灑水。二，二九上。

洮水 出塞外羌中羴臺山，北入河。二，三〇上。

步和川水 出西山下，逕步和亭北，東北注洮水。二，三二上。

鞏川水 出桑嵐西溪，東逕鞏川北，東入洮水。二，三二上。

鞏塏川水 出石底橫下，北歷鞏塏川，西北注洮水。二，三二上。

藍川水 出求厥川西北溪，東北流逕藍川東入洮水。二，三二下。

和博川水 出和博城西南山下，東北注于洮水。二，三二下。

隴水(濫水) 出鳥鼠山西北高城嶺，東北注于洮

水。二，三三下。

口水 洮水右會二川。二，三四下。

大夏川水 出西山，東北流逕大夏縣故城南，又東北注于洮水。二，三四下。

口水 洮水又東翼帶三水。二，三五上。

湟水 出塞外，東流注于河。二，三五下。

口水 導源四溪，東北流注于湟水。二，三六下。

口水 出西南山下，東北逕臨羴城西，東北流注于湟水。二，三七上。

盧溪水 出西南盧川，東北流注湟水。二，三七下。

溜溪川水 東北流注湟水。二，二七下。

伏溜川水 東北流注湟水。二，三七下。

石杜川水 東北流注湟水。二，三七下。

蠡川水 東北流注湟水。二，三七下。

臨羌溪水 水發新縣西北，東南入湟水。二，三七

下。

龍駒川水 出西南山下，東北流逕龍駒城，北流

注于湟水。二，三七下。

長寧川水 出松山，南逕長寧亭東，又東南流注

于湟水。二，三八上。

晉昌川水 注湟水。二，三八上。

養女川水 水發養女北山，二源，南總一川，

注湟水。二，三八上。

口口水 出西山，東入長寧水。二，三八下。

牛心川水 出西南遠山，東北流逕牛心堆東，又

東北入湟水。二，三八下。

五泉 泉發西平亭北，歷次相綴，東北流至土樓南

北入湟水。二，三九下。

蔥谷水 四源，各出一溪，亂流注于湟水。二，三

九下。

漆谷常溪水 右注湟水。二，四〇上。

甘夷川水 左注湟水。二，四〇上。

安夷川水 水發遠山，控引衆川，北屈逕安夷城

西北，東入湟水。二，四〇上。

宜春水 出東北宜春溪，南入湟水。二，四〇上。

勒且溪水 出縣東南勒且溪，北入湟水。二，四〇

下。

承流谷水 南入湟。二，四〇下。

達扶東溪水 北注湟水。二，四〇下。

達扶西溪水 北注湟水。二，四〇下。

期頓水 北流注湟水。二，四〇下。

雞谷水 北流注湟水。二，四〇下。

吐那孤川 南流入湟水。二，四〇下。

長門川 南流入湟水。二，四〇下。

來谷水 北注湟水。二，四一上。

乞斤水 北注湟水。二，四一上。

陽非水 南注湟水。二，四一上。

流溪水 南注湟水。二，四一上。

細谷水 南注湟水。二，四一上。

六谷水 自南入湟水。二，四一上。

破羌川水 自北入湟水。二，四一上。

閣門河(浩亶河) 出西塞外，東流注于湟水。

二，四二下。

淇水 二源，西水出白嶺下，東源發于白岸

谷，合爲一川，東南流至霧山注閤門河。二，

四二下。

南流川水 出北山，南流入于閤門河。二，四

二上。

澗水 出合居縣西北塞外，南流注鄆伯津。二，四

二上。

龍泉 出允街谷泉眼之中，下入湟水。二，四二下。

逆水 出允吾縣之參街谷，東南入于湟水。二，四

三下。

梁泉水 出金城縣南山，其水自縣北流注于河。二，

四五上。

苑川水（子城川） 出勇士縣之子城南山，北入于

河。二，四五下。

二十八渡水 出勇士縣西，東北流，北逕其縣而下

注于河。二，四六下。

赤擘川水 出赤蒿谷，北流逕赤擘川，北流注于

河。二，四七上。

祖厲川水 出祖厲南山，北流注于河。二，四七下。

麥田泉水 出麥田城西北，西南流注于河。二，四七

下。

高平川水（苦水） 出高平大隴山苦水谷，北入于

河。二，四八上。

龍泉水 出高平縣東北七里龍泉，東北流注高平

川水。二，四八下。

口水 五源，咸出隴山西。東水發源縣西南二

十六里湫淵，北流西北出長城與次水會，水出縣

西南四十里長城西山中；又北次水，出縣西南四

十里長城西山中；又北次水，出縣西南四十八

里，東北流與次水合，水出縣西南六十里酸陽

山，東北流會右水總爲一川，東注苦水。二，四九

上。

石門水 五源：東水導源高平縣西八十里；西北

流，次水注之，水出縣西百二十里如州泉；東北

流右入東水；亂流右會三川，參差相得，同爲一

川，東北注高平川水。二，四九下。

自延水 出自延溪，東入高平川水。二，五〇上。

苦水 水發縣東北百里山，流注高平川水。二，五

〇下。

肥水 出高平縣西北二百里牽條山西，東北注于

高平川水。二，五〇下。

若勃溪水 二源，總歸一瀆，東北流入肥水。

二，五〇下。

違泉水 導于若勃溪東，東北流入肥。二，五〇下。

河水枝津 水受大河，東北逕富平城所在分裂，以

溉田圃，北流入河。三，三上。

石門水 水出石門山(即地理志石門障)，東南流注

于河。三，一一上。

河水枝津 上承大河于臨沃縣，東流七十里，北溉

田南北二十里，注于河。三，一一下。

白渠水 出塞外，西至沙陵湖入于河。三，一二上。

芒干水 出塞外，西南注沙陵湖，湖水西南入于河

三，一三上。

武泉水 出武泉縣之故城西南，西南入芒干水。

三，一三下。

白道中溪水 發源武川北塞中，西南流注于芒干

水。三，一四上。

塞水 出懷朔鎮東北芒中，西南入芒干水。三，一

五上。

契吳東山水 出契吳東山，西流注于河。三，一七下。

樹頽水 水出東山，西流注于河。三，一七下。

中陵川水 出中陵縣西南山下，分爲二水，西南

流合樹頽水。三，一七下。

貸敢山水 出貸敢山，西北流注中陵川。三，

一八上。

吐文水 出吐文山，西入中陵川水。三，一八上。

(沃水) 中陵川水枝津，東北流入鹽池。三，

一八下。

(可不溼水) 出東南六十里山下，西北流

注于沃水。三，一八下。

(災豆渾水) 出縣東南六十里山下，西北

流注于沃水。三，一九上。

(大谷北堆水) 入鹽池。三，一九上。

誥升袁河 出沃陽縣東北烏伏真山，西南流

逕沃陽縣，左合中陵川。三，一九下。

太羅水 水源上承樹頽河，西轉逕武州縣故城南(太

羅城)，其水西南流注于河。三，二〇上。

口水 導故城西北五十里，南流注太羅河。三，二

〇上。

浦水(遄波水) 出西河郡美稷縣，東流注于河。

三，二〇上。

鹹水 出長城西鹹谷，東入浦水。三，二〇下。

渾波水 出西北窮谷，東南流注于浦水。三，二〇

下。

口水 出善無縣故城西南八十里，其水西流歷于呂梁

之山而為呂梁洪。三，二一上。

圓水 出上郡白土縣圓谷，東流注于河。三，二二上。

神銜水 出白土縣南神銜山，東至長城入于圓。

三，二二上。

梁水 出梁谷，東南流注圓水。三，二二上。

桑谷水 出西北桑溪，東北流入于圓。三，二二上。

端水 水西出號山，東流注于河。三，二二下。

諸次水 水出上郡諸次山，東流注于河。三，二二下。

小榆水 歷澗西北，窮谷其源也，東注諸次水。

三，二三上。

首積水 出首積溪，東注諸次水。三，二三下。

湯水 水出上中之山，東流注于河。三，二三下。

奢延水 (朔方水，生水) 水西出奢延縣西南

赤沙阜，東入于河。三，二三下。

溫泉 源西北出沙溪，東南流注奢延水。三，二四

下。

黑水 出奢延縣黑澗，東南注奢延水。三，二四下。

交蘭水 出龜茲縣交蘭谷，東南注奢延水。三，二

四下。

鏡波水 出南邪山南谷，東北流注奢延水。三，二

五上。

帝原水 出龜茲縣，東南注奢延水。三，二五上。

平水 出西北平溪，東南入奢延水。三，二五下。

走馬水 出西南長城北陽周縣故城南橋山，東北

注奢延水。三，二五下。

白羊水 出西南白羊溪，東北注于奢延水。三，二

五下。

陵水 水出陵川北溪，南逕其川，西轉入河。三，二

六上。

離石水 水出離石北山，西流注于河。三，二六上。

龍泉水 水出道左山下牧馬川，西北入于河。三，二

七上。

土軍水 出道左高山，西南注龍泉水。三，二七上。

契水 傍溪東入，窮谷其源也。三，二七上。

祿谷水 水源東窮此溪。三，二七上。

大蛇水 發源溪首，西流入河。三，二七上。

辱水(秀延水) 出鳥山，東流注于河。三，二七下。

浣水 傍溪西轉，窮源便即浣水源也。三，二七下。

根水 發西南溪，東北注辱水。三，二七下。

露跳水 出西露溪，東流，又東北入辱水。三，二七下。

信支水 水發東露溪，西流入于河。三，二七下。

石羊水 導源窮谷，西流注于河。三，二八上。

城谷水 東啟荒原，西南入于河。三，二八上。

孔溪水 水出孔山南，歷溪，西流注于河。三，二八上。

區水(清水) 水出申山，東流注于河。三，二八下。

老人谷水 水出極溪。三，二八下。

龍尾水 水出北地神泉障北山龍尾溪，東北流注

于清水。三，二八下。

三湖水 水出南山三湖谷，東北流入清水。三，二八下。

豐林水 出高奴縣，北流會清水。三，二八下。

奚谷水 水出奚川，東南流入清水。三，二九上。

蒲川水 水出石樓山，歷蒲子縣故城西，西南入于

河水。三，二九上。

黃盧水 水東出蒲子城南，入蒲川水。三，二九下。

紫川水 出紫川谷，西北入蒲水。三，二九下。

江水 出江谷，西北入紫川水。三，二九下。

黑水 出定陽縣西山，二源奇發，同瀉一壑，東南入于河。三，三〇上。

定水(白水) 出定水谷，東注黑水。三，三〇上。

(未完)

地圖底本作圖之經過

吳志順

我們從二十二年春天開始作這地圖底本，到現在能夠付印的祇有十二幅。在這期間，蒙許多方面的人來詢問此圖出版與否。還有些人懷疑到：在好久禹貢『地圖底本出

版豫告』裏就說這圖業已繪好，祇須校改即可出版，何至到現在才印十二幅？就是我私人的友朋，也有用了很懷疑的態度來詢問我：『你不是不受任何方面的影響，而自己

抱定「拿事當事作」的宗旨嗎？怎麼這次還沒有一點成績出來？莫非顧先生編纂此圖有什麼繁雜之點嗎？」唉！我何嘗變了態度，顧先生也何嘗出奇立異，不過這圖的編製方面有幾點特殊情形，頗與市肆出版諸圖的作圖法不同，所以雖費去了許多時間而還沒有弄好。這幾點特殊情形，我以為頗有一提的價值，所以我乘這地圖底本的一部分快要出版的機會，來把作圖的經過說一說：

顧先生作事的態度，胡適之先生批評的再也不錯：

「他又是一個「性情太喜歡完備」的人，凡事都要「打碎烏盆問到底」，所以他無論作什麼事都不肯淺嘗，不肯苟且，所以他的「興之所之」都能有高深的成績。他的搜集吳歌，研究孟姜女，討論古史，都表現他的性情的兩方面：一方面是虛心好學，一方面是刻意求精。」

這圖既然經他的手編纂，當然也不能成爲例外，所以現在對於這圖的校改，不但要參照多種地圖，加以研究考證，而且對於繪製方面還得刻意求精：已繪就之圖有許多幅，因爲求精的關係，完全重繪，決不使牠『抱殘守缺』。這種犧牲精神，我敢說：市肆間的作圖是決不肯的。

現在市肆間作圖，差不多全是『包件』，因爲這種『

包件』法對於兩方面似乎全有好處。在編纂者的方面：第一層，將圖的編纂計畫擬定後，即可完全交付繪圖者去作，省去了許多麻煩，並且還可以利用繪圖者公餘之暇來『包件』，報酬上或者還可以公道些。就是聘雇專人，差不多也是『包件』，因爲繪圖是一種專門技術，每日工作之多寡，非內行人無法監督。假設一張圖，按了時日計算要用一百或九十元，但是改成包件，七八十元也許就可以了，所以現在編纂者全都喜歡包件。其實，事情那有這樣便宜。俗語說得好，『會買的不如會賣的』。任你如何精明，反正他賣不着不賣。繪畫地圖，決不與畫人體寫生一樣，缺個手指就不像人。關於繪畫地圖的藝術方面，地圖的內容：地形及註記等的繁簡，以及河流，海岸綫等的彎曲度上，全都可以偷工，所以繪圖者亦多歡喜包件。既然一個人可以包到幾家，活件上亦甚好作；至於圖的謬誤遺漏，就在所不計了。即使編纂者小心勘校，不用說地形方面有許多不易施工，就是註記方面也是校不勝校。測量局，那是專門測繪地圖的，繪就之圖，經過課長，班長，審查員，三次的校閱，到了印刷班復校的時候，還免不了些許遺漏；何況這故意的造作，自然更不易校勘了。偶爾編纂者覺得『包件』不是辦法，聘雇了專人按時日計算，而有些

繪圖者以爲人家無法監督，自己拿着當『官工活』作，鬧的編纂者無法應付。中國現在出版的地圖，有價值的還不容易看見，這實在是一個最重大的原因。

我也是繪圖員的一份子，從民國十五年在南京高等測量軍官學校畢業，即在製圖課繪圖股工作，以後到安徽，到東北，直至九一八事變歸平，總沒離開測量局的生活。在測量局時，公餘之暇也常與外間作些包件地圖。在作這種地圖時，常聽同事勸說：『報酬上設或他給的低廉些，你也無妨應下，反正在技術上，圖的內容上，與他取齊好了』。

我覺得這種辦法於良心上有點過不去，所以我總好把話提在頭裏，結果：每每因此，反而對於包圖不能講妥。歸平後脫離測量局，即以繪畫出版圖爲業；爲求良心的安慰起見，抱定宗旨，不作包件圖，而按時日計算工作，不受任何方面影響，自己拿事當事作。但是有時對於圖內費去些考証的時間，終得不着編纂者的諒解，因此仍只能按照他所擬定的方式，不加思索的往前去作。這固然怪不得編纂者，實爲當『官工活』作的人所誤，但是我常想：『中國若照這樣作圖，怎能有價值？無怪外國出版的中國圖，反能爲社會所歡迎了』。廿二年春，我來到燕大，作這地圖底本。這圖有一部分也是包件，但歸我作的圖還是按時日計

算的。當着手作圖的時候，我以爲這裏的編纂者也未必能免俗，所以即按照顧頡剛鄭德坤兩先生擬定的編纂計畫來作，自己不加任何意見。及至因爲圖的編纂上常與顧先生接頭，漸漸悟到他是不注意『工』而注意圖的內容的，所以我以後所作的圖，漸漸參加自己意見，關於圖的技術，內容，注意到細上。今年夏，此圖大致繪竣，經顧先生的審閱，譚其驤先生的勘校，他們要求更細緻，於是此圖幾乎全部作廢。顧先生的意見是：『我們作這圖，並不是想來求利，只因市肆間出版的圖有這個沒那個，誤謬之處太多，用起來非常困難，所以要編一部比較完備的地圖來作研究的底本，決不使它抱殘守缺，難於適用』。我提議：『這圖暫時出版，而另作一部完備的地圖，以免金錢損失過大』。顧先生表示：『不在乎金錢損失，但須不自誤誤人』。其實這種態度，我是很贊同的；若是一方爲利，一方爲工，任何時也不能作出好圖來；非得同心合力這樣去作，始能有成績。因此，我對於這圖的另繪或校改，抱定這宗旨：乘這機會，自己也作點成績出來。所以一方面多多參考中外地圖，並利用外間不易購睹的，例如顧先生這次從綏遠帶來的綏遠機關裏印製的綏遠分縣圖，黃河套圖，西北里程圖，陳女士由東北攜來的日人繪製的滿洲

地圖，鄭德坤先生寄來的南洋出版的南洋圖……作根據；一方面，憑我在測量局這些年的經驗，盡我力之所及，來改正中外圖之誤謬。例如：起自山海關，訖至安東縣大東溝附近的邊牆（又名柳條邊），外間的圖有全繪的，有不繪的，其實全不對。這邊牆固然爲了交通及戰事的關係，拆除了不少，不過尚有許多部分仍然存在。最近日圖不繪，遂有許多圖依着不繪。可是，日圖有許多地方含有宣傳和欺騙的意味，極不可靠，舉例如下：

長白附近的中鮮國界，日圖是沿着暖江（日圖所謂鴨綠

江源）直至天池近傍，始折向圖們江。其實中鮮國界，是：

葡萄酒以至小紅丹水，而入於圖們江，天池附近還有我們幾萬方哩的領土呢。並且測量局實測圖上，天池附近有七個小湖，名七星湖，又有一個較大的湖，名溫泉；日圖則俱無，我們中國的圖也付缺如，豈不可歎！他如中鮮交界之鴨綠江口，日圖擅將大小薪島劃歸朝鮮。瓊瑯附近之江

東六十四屯，那是在一八五八年璦琿條約第一款載明：

龍江左岸，精奇里河以南，仍准華人永久居住，爲中國領土；那裏尙有我們光緒九年以後封堆的界限；而日俄出版的圖皆沿黑龍江繪劃國界，不把六十四屯繪入我境。

我們中國有許多圖，即最近丁文江等編纂的中國分省新圖

初版二版對於鴨綠江口之大小薪島及江東六十四屯，全都依據日俄圖。丁圖雖註有江東六十四屯，而國界還是沿着黑龍江，這不是把中國領土白白的送給別人嗎！

其他關於內地的地形及縣市的位置名稱，外人誤會之處自亦甚多，我全要憑我經驗之所及並參考多種地圖，加以考證而製作。至於市縣等位置之準確，江河，湖泊，以及小河，支流，並山脈，山峯，島嶼等等的名稱，皆要廣收博採，盡量添註，務期其比較完備而少誤。但是這樣的作圖，進行上非常之慢，到現在能夠付印的十二幅，還是中國的邊疆註記較少的；若繪至內地，進行豈不要更慢。這不但我的朋友要懷疑我，就是我自己因爲成績出來的不多，也不免着急了。可是我曾經聲明過：這圖我願負責的繪作，稍事疎忽便恐對不起人。反復尋思：決定還是與顧先生商議，把圖的內容略事通融，以便進行稍快。這次顧先生北旋，我首即提及此事。不料顧先生表示：『作一種事決不是容易的，我們不管外間的議論，不計金錢的損失，時間的延長，還是照着我們的方針作去』。這真是出於我意料以外，社會上竟會有這樣的不顧利，不計工的真正學者，使我不得不拿出良心來，不顧一切的努力去作，以符合他的志願了。雖然我不敢希望這地圖底本成爲一種

『高深的成績』，但是我們已決心向這目標進行了。

這是我們作這地圖底本實實在在的情形，決不是拿來

作廣告式的宣傳，或為個人作鼓吹，只是想使人知道，作

一種事是如何的不易；並且可以使人聯想到中國出版的地

圖為什麼少有良好的。所以我不怕同行人的嫉妬，把作圖
界的黑幕全盤托出。

二三，一二，九。

嶺南學報

廣州私立嶺南大學出版

第三卷第三期

南北文化觀

三編，十二章

陳序經

學海堂考
陳衍虞象傳
廣州部曲將印
清代廣東貿易及其在中國經濟史上之意義
題記廣東崇正書院明嘉靖刻本兩漢書

容肇祖
黃仲琴
黃仲琴
黃著生
莫伯驥

▲每册大洋捌角▼

華西學報

成都華西協合大學出版

第二卷第二期

聲韻學(續)
國故論衡疏證中(續)
華陽人物志世族表
華陽志總分諸序
黑水有三考
江漢源流考
記粵匪兩陷黔江始末
諸葛武侯南征故道考
與梁啓超書三通
前後蜀雜事詩

李植
龐俊
林思進
林思進
趙大煊
趙大煊
趙大煊
趙大煊
章炳麟
范浴

▲每册大洋陸角伍分▼

史學論叢

北平國立北京大學學潛社出版

第一册

悼孫以悌
彭家屏收藏明李野史案
齊京新考
五藏山經試探
書法小史
畿服說成變考
楚民族源於東方考
殷商銅器之探討
圍棋小史
「帝」字說
蠶陽考釋
評鄭振鐸「湯禱篇」

▲每册大洋六角▼

錢穆
孟森
唐蘭
顧頡剛
孫以悌
王樹民
胡厚宣
高去尋
孫以悌
楊向奎
張政烺
楊向奎

史學年報

北平私立燕京大學史學學會出版

第二卷第一期

崔東壁收田賦筆之殘稿
黃帝之制器故事
居庸關元刻咒願音補附考
太平天國曆法考(附太平新歷與陰歷陽歷對照表)
遼史與金史新舊五代史互證舉例
古師子國釋名
日本內藤湖南先生在中國史學上之貢獻
康長素先生年譜
釋士與民爵
讀爾雅釋地以下四篇
明遼東邊疆建置沿革考
中國科舉制度起源考

▲甲種定價一元 乙種定價七角▼

洪業
齊思和
李寬
謝興堯
馮家昇
朱延豐
周一良
趙豐山
勞貞一
顧頡剛
張維華
鄧嗣禹